



军事科学院·军事理论著作  
Military Academic Works,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THE HISTORY OF MILITARY REVOLUTIONS

# 世界军事革命史

(上卷)

(公元前35世纪至公元19世纪初)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 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军事科学院·军事理论著作

# 世界军事革命史

上卷

(公元前 35 世纪至公元 19 世纪初)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 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军事革命史:全3卷(精)/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  
编.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80237-597-0

I. ①世… II. ①军… III. ①军事革命史—世界 IV. ①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5007号

---

### 书 名: 世界军事革命史(全3卷)

作 者: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

责任编辑: 孙振江 张大禾 邢 扬

封面设计: 倪春昊

出版发行: 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100091)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237-597-0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天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13.5

字 数: 1515千字

版 次: 2012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8000套

定 价: 245.00元(全3卷)

销售热线: (010)62882626 66768547(兼传)

网 址: <http://www.jskxcbs.com>

电子邮箱: [jskxcbs@163.com](mailto:jskxcbs@163.com)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储运部联系(010-66767383)

## 《世界军事革命史》编审委员会

主 任: 闵振范(前任) 赵 丕(前任) 王卫星

副 主 任: 罗 援(前任) 肖裕声(前任) 聂送来

委 员: 贺新城 柯春桥 周小宁 于江欣  
傅立群 李巨廉 王保存 金 海

主 编: 于江欣

副 主 编: 金 海 周小宁 李成刚

编写人员: 于江欣 金 海 贺新城 周小宁  
李成刚 刘志青 王金华 王保存  
戴耀先 吴 伟 李 龙 吴 鑫  
康 昊 柯春桥 童 真 朱振光

## 出版说明

《世界军事革命史》课题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军事学项目(编号09GJ373-065)。其编写工作是在军事科学院院领导和《世界军事革命史》编审委员会的领导下,由世界军事研究部第五研究室承担的。该室从2005年开始,着手世界军事革命史研究的前期学术准备工作。其间多次召开学术会议,对相关的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广泛征求军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反复讨论和修改框架、纲目。经过一年的努力,积累了大量中外文历史文献资料,完成了包括世界军事变革大事纪要、全书纲目制定以及相关学术论文在内的一批阶段性成果。从2006年5月开始,正式展开撰写工作,于2011年5月通过专家评审鉴定,12月交付出版。

全书分为七编22章,共计135万字,分为上、中、下三卷。时间跨度从原始社会到当今的信息社会,按金属时代、火药时代、法国大革命时代、工业化时代、机械化时代、核时代和信息化时代分为七编,分别论述有史以来发生的七次军事革命,即金属化军事革命、火药化军事革命、拿破仑军事革命、军事工业化革命、机械化军事革命、核军事革命和信息化军事革命。每编的前言概述本编军事革命的特点与地位、作用与影响。在每编的第一章,首先阐述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对本次军事革命的影响和推动;在随后论述军事变革的核心章节,均以战争或危机实践来佐证变革的效果和作用;在每编最后列有总结性篇幅,阐述本次军事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地位作用。本书写作的原则是以史带论、史论结合、厚今薄古、突出重点,对工业时代以后的重大军事变革的论述占全书近4/5的篇幅。

本书参考借鉴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从军事的视角,论述发生在各个历史时期军事革命的发展轨迹及其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同时也以一定的篇幅阐述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发展对军事革命的推动作用。我们撰写本书的基调是,结合相应的社会形态,以推动世界军事革命发生、发展的科学技术或政治条件作为背景平台,将七次军事革命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从军事上充分论述军事领域的变革及其对军事形态的影响,从社会发展的总体上把握军事革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最终结果,关注科技创新和理论发展与社会大背景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揭示军事革命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

本书探索并回答了一部综合性史书必须面对的基础理论问题,如军事变革与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关系,军事改革、变革及革命的区分与概念界定,各军事要素在军事变革中的地位作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军事变革的动因、特点和成败原因,以及原发型和后发型国家实施军事变革的经验教训,等等,力图将历次军事革命的全貌客观地呈现给读者,并对军事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以及特点、规律等作出客观的评述和总结,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军事革命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由于国内外尚没有系统而完整论述军事革命史的文献史料可资参考、借鉴,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把握历史脉络,梳理提炼出一条历次军事革命发生发展的线索,系统地构建起军事革命史的研究体系。其内容和知识点包括了武器装备史、军事思想史、军队建设史、战争史等几乎所有的军事历史领域,但撰写过程中又不能平铺直叙其发展历程,而是着重阐述这些军事领域的“创新”与“质变”,及其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其难度和挑战性之大,前所未有。本书体现了军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知识与智慧,凝结了全体作者的心血,本书主编对全书的统稿和修改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内容和观点上仍难免出现问题。疏误之处,祈请指正。

本书的撰写工作,得到了军事科学院院领导、世界军事研究部领导和军内外、国内外有关单位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部分专家和史学者还应聘参加了本书的撰写工作,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为本书

增色不少。其中包括原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信息战专家王保存,原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德国问题专家戴耀先,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史专家吴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美国史专家金海。此外,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傅立群、黄星、徐晓村、程金明、王兆春、胡文龙、杨民军、陈学惠、樊高月、陈舟、李效东、皮明勇、钟少异、陈建民,国防大学战略部军事思想教研室主任孙科佳教授、战略教研部华留虎教授、战役教研部李文教授,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郭华榕,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巨廉等军内外专家,参加了本书纲目或书稿的审读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尤其是李巨廉教授,多次与主编进行沟通 and 探讨,写下长达数千字的信件,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意见,对本书纲目的拟定、军事革命的划分及其历史分期、资本主义体系与军事革命的关系等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和看法,为本课题组所采纳。傅立群少将审读了全书,从观点到文字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为本课题的研究大开方便之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图书馆馆长孟庆龙、首都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于广亮,以及美国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罗杰·克利夫(Roger Cliff)博士,为本课题提供了珍贵的中外文图书资料。罗杰·克利夫博士和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尼克拉斯·斯旺斯特龙(Niklas Swanstrom)对相关的英文、瑞典文释义和历史背景作出解释,为我们准确地理解第一手材料提供了帮助。本书还吸收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尤其是著名军事史学家吴春秋的观点,对本书框架和基调的形成帮助极大;原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世界军事历史研究室主任徐晓村,就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从宏观把握军事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借此机会,一并表示感谢。

《世界军事革命史》课题组  
2011年12月

# 绪 论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军事形态都是根据政治目的和军事对抗的需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变革而不断演进发展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一大批高新技术群迅猛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目的,一场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新军事革命首先在美国兴起,并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首次得到检验。由此,一种崭新的作战方式和战争形态初现轮廓,展现出以往任何一种军事体系所不具备的显著优势和广阔前景。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投入到这场新军事变革之中。

然而,军事领域的革命从来都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更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开拓性事业。如何科学、自觉地推进这一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重大现实问题。要想循着正确的路径前行,需要认识和把握人类军事革命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寓含规律,揭示规律必须透视历史。在新军事革命成为当代世界军事发展大趋势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历史上发生的军事革命,也就成为一个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于是,在军事历史研究范畴,增添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军事革命史。

从军事变革而非战争角度研究军事历史,是当代军事学术领域的一个新课题。它提供了观察军事问题的新角度和新方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军事研究领域。军事革命史与战争史同属于军事历史研究的范畴,两者密切相关而侧重不同。作为人类军事活动的组成部分,战争史涉及的是军事活动的方式,主要研究探讨如何使用军事机器去赢得战争胜利,反映的是军事机器运转的过程和结果;而军事革



命史研究的是军事机器的更新换代,侧重于如何打造能够赢得战争胜利的新的军事机器,体现的是军事机器本身发展变化的过程和结果,研究目的在于以优势军事力量打赢未来战争。富国强军往往是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从这个意义上看,军事革命史这一研究领域的开辟,意味着人们对军事历史问题的探索进入一个更广阔、更深入、更高级的境界。

当今世界已进入一个综合国力发展与竞争的年代。谁在综合国力上占据优势,谁就能为自身生存与发展奠定更为牢靠的基础与保障,创造更大的时空与机遇。这种综合国力竞争的实质是创新能力的博弈,“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sup>①</sup>,而军事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反映变革与创新的历史,一部推动国家走向强大、促进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深入研究这样一部历史,对于探索创新之路,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具有无可估量的重大意义。然而,从总体上看,国内外关注的主要是当前的新军事革命及其未来发展,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也多集中在这方面,而对于历史上的军事革命,虽有一定的研究,但无论深度还是广度均显不足。我们认为,要想对军事变革与创新的基本规律求得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和比较深入的认识,必须把上下数千年来历次军事革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作出系统而完整的分析、论述和总结。根据我们所了解和掌握的史料著述来看,国内外尚无完整论述从原始社会到当今信息社会的军事革命历史的著作,现实问题的研究因此而缺乏厚重感和纵深感,难以提供符合规律的理论指导和科学依据。

为了充分展现军事革命的演进历程,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军事革命的发展规律,我们选择了“世界军事革命史”这一重大基础性研究课题。其目的和意义在于,从更加宽广的历史研究入手,全面反映上下几千年间军事革命发生、发展的过程,探索历次军事革命的动因、条件、特征和机理,及其对军事和战争形态乃至社会发展的影响,并

<sup>①</sup> 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2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通过对军事革命史的系统梳理和战略层次上的研究分析,形成对军事革命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为综合国力竞争提供顶层设计的思路。

## 一、关于“军事革命”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的演变

“革命”一般指事物从旧质向新质的飞跃,古时专指帝王政权的改朝换代。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近代以来人们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革命”(revolution)这个词语。一种是与改造自然有关的重大变革,如工业革命、科技革命、能源革命,另一种是指为改变社会而进行的重大变革,如资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等。两种概念所指不一,但核心都在一个“变”字,而且这种变不是一般的小变、渐变、量变,指的是剧烈的、脱胎换骨式的、整体性的、根本性的质变。

把“军事”与“革命”连接成一个固定术语,应当说始见于西方学界。1955年,英国史学家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作题为“1560年至1660年的军事革命”的演讲,首次提出“军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这个概念。他认为,16~17世纪的火药化军事革命“对欧洲未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像一座分水岭把近代社会与中世纪社会分隔开来”,堪称一场军事革命。<sup>①</sup>自此,“军事革命”这个术语很快传播开来,被西方学者普遍采用。与此相关的派生概念也陆续出现,如“骑兵革命”、“步兵革命”、“炮兵革命”、“海战革命”、“堡垒革命”,等等。

一个新概念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新的研究方向乃至新的学科专业的产生。在学术界普遍接受和采用“军事革命”概念的基础上,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从变革的视角去观察军事问题,军事革命研究逐

<sup>①</sup> 此文后收入克利福德·罗杰斯主编的论文集中,参见 Michael Roberts: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1560~1660”, in Clifford J. Rogers (e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Debate*, Westview Press, Boulder, 1995, p. 13.

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这个新领域形成的过程中,学术界对于“军事革命”的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的阐述和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逐渐清晰、从肤浅到逐渐深刻的过程。

在这方面,苏联率先将军事革命研究引向深入,建立起相关的理论体系。1957年5月,苏联召开全军军事科学研讨会,集中探讨核条件下的军事体系改造问题,并将其称为“军事上的革命”(Революция в Военном Деле),从而将军事革命的研究焦点从久远的火药化军事革命引向现代核军事革命。按照20世纪70年代苏联官方定义,军事上的革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人们广泛使用的关于因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而使武器、军队、军队训练、进行战争和实施战斗行动的方法发生根本变化的一种概念”<sup>①</sup>。这一定义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对军事革命内涵最早的理论概括。不过,“军事上的革命”这个概念的提出,当时仅在苏联国内掀起理论研究热潮,并未在国际上引起关注。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军界提出的“军事技术革命”概念,方引起世界重视。当时,美国针对苏联及华约组织提出“空地一体战”思想,企图通过大力研发信息技术和精确制导武器,达成武器智能化和作战思想上的突破性进展,大幅度提升以纵深遮断为核心的军事能力,打破与苏联在战略能力上的相对平衡。这个重大的军事动态,引起苏联的高度重视。以苏联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为代表的一批军事家敏锐地意识到,“空地一体战所包含的”诸如电子信息传输系统、传感器、全球通信、远程精确打击兵器、隐形作战飞机等“一整套技术能力”,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军事技术发展,而是继核武器之后又一次影响深远的“军事技术革命”,其结果“把美国置于一个完全不同于苏联及其他国家的优势平台”<sup>②</sup>。于是,“军事技术革命”(Military - Technical Revolution)——这个描述核时代

① [苏]《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1卷,第314页,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② Alex Roland: *Technology and War, American Diplomacy, Volume II*, No. 2, 1997.

之后军事领域重大变革的新术语诞生了。这个概念的提出及其所包含的内容,反映了苏联对于正在发生的信息化军事革命的高度敏感,其先见之明在随后的海湾战争中得到了验证。不过,从概念定义的角度来看,“军事技术革命”的提法并不能科学地反映军事革命的内容和实质。尽管如此,苏联关于一场新军事革命正在兴起的前瞻性判断,引起了冷战对手美国的高度重视,促使美国军界也开始从军事革命的角度去观察、认识军事领域的重大变化。1987~1993年,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及其手下分析人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军事理论界掀起了一场有关军事革命问题的大讨论。其结论是,苏联“军事技术革命”的理论概括非常重要,揭示了正在酝酿的新一轮军事革命的冰山一角;但是,“军事技术革命”的概念过于狭窄,不能反映军事能力更新换代所涉及的战术、理论和军事组织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内容,用一个反映局部变化的概念来囊括整个军事体系的革命性变化是不科学的。基于这一认识,1993年美国将“军事技术革命”更名为“军事上的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亦译为“军事事务革命”、“军事革命”)。<sup>①</sup>其目的在于强调,军事革命绝不是单纯的技术变革,只有那些在“技术、理论和组织体制”等军事领域所有方面都“发生重大变化”,并最终“使战争形态发生质变”的变革,才能称之为军事革命。显然,与“军事技术革命”相比,“军事上的革命”的提法肯定了军事革命内容应有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更能反映军事革命的本质和内涵。

1991年的海湾战争向全球展示了新的军事技术所带来的全新战争面貌和广阔发展前景。美军凭借电子信息系统、远程精确打击、隐形武器等高新技术手段和压倒性综合优势,迅速击败对手,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一时间,一场以美国为领头羊而席卷全球的新军事革

<sup>①</sup> 美国学者对于“军事革命”、“战争革命”、“军事上的革命”、“军事技术革命”等概念通常不做区分,认为是同义词,指代同一件事。参见 Michael G. Vickers and Robert C. Martinage: *The Revolution in Wa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Washington DC., 2004, p. 1.

命(亦称信息化军事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军事上的革命”的提法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然而,经过战争总结和一系列改革实践,美国逐渐认识到,信息化军事革命涉及军队文化、思想观念、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诸多深层次因素,是一次只能看出发展前景和大致轮廓而无法清晰描述其具体进程的革命,战争形态的更替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而改革步子迈得过大,则容易使各军兵种利益受到剧烈冲击而不利于改革的推进,不利于部队战斗力的提升。也有学者对“军事上的革命”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现阶段的军事变化是否可以称之为一场革命,尚无定论。<sup>①</sup> 1997年,美国国家防务研究小组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用比较和缓、低调的“军事转型”(Military Transformation)概念取代“军事上的革命”。该建议得到总统的批准和国防部各下属机构的一致赞同,“军事转型”遂正式成为美国国家政策的标准用语使用至今。

所谓“军事转型”,按照美国兰德公司报告的解释,即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它既不是快速、全面的变化,也不是简单地对武器装备进行一些改进。<sup>②</sup> 可见,从总体上看,“军事转型”与“军事上的革命”的概念一样,意即导致战争形态发生质变的“深刻变化”;所不同的在于,“军事转型”强调这种整体质变是一个逐步推进的长期过程。鉴于这种变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面实现,不宜用总括性的“革命”来表示,而应以反映其阶段性特征的“转型”来概括。从“革命”到“转型”,美国并非否定新军事革命的终极质变性质,而是为了减小改革阻力,准确定位阶段目标,对这场军事革命的发展和走向开始持审慎、务实的态度。也可以说,转型不是目的,而是达成目的的

<sup>①</sup> G. Chapm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Proceedings XV International Amaldi Conferences, Helsinki 2003, 转引自 Gotz Neuneck and Christian Alwardt: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its Driving Forces, Elements and Complexity*, Institute for Peace Research and Security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Hamburg, Germany, 2008, p. 6.

<sup>②</sup> Paul K. Davis: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Which Transformation, and What Lies Ahead?* in Stephen J. Cimbala: *The George W. Bush Defense Program: Policy, Strategy & War*, Potomac Books, Inc., US., 2010, p. 11.

手段。使用“军事上的革命”这样的提法,重在强调军事革命不是某个单一(军事技术)方面的变化,而是全面的、系统性的革命;提出“军事转型”的目的,在于提醒人们注意军事革命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这一将总括性概念与阶段性概念加以区分的做法,不仅对深入理解军事革命的概念大有裨益,而且在推进新军事革命发展的过程中,也具有较大的理论指导和实际操作价值。

在军事革命的研究中,国内军界和学界广泛使用了“军事变革”这个概念。事实上,“军事变革”是独具汉语特色的词汇,它所指代的与国外学界所说的“军事革命”、“军事技术革命”或“军事上的革命”通常是一回事。不过,在研究军事革命发展的历史,需要区分其演变过程中的阶段性差异时,“军事变革”一词就显得过于笼统,无法准确反映军事革命演变过程中的层次、程度和阶段性特征,会出现表述不清晰、缺乏应有的层次感和逻辑性等问题。例如,“核军事变革是由一系列重大变革构成的”,显然不如“核军事革命是由一系列重大变革构成的”来得科学和严谨。

我们认为,“军事变革”与“军事革命”毕竟存在语义和概念上的差异。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军事领域的变革是经常发生的,但能够称得上“军事革命”的却不多。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必定是由一次次具体的阶段性变革积累而成的,但并非所有的军事变革都能成为军事革命。显然,“军事革命”的涵盖面更宽泛,层次也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军事革命”与“军事变革”这两个概念无法互换使用。鉴于本书是对上下五千年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历次军事革命进行系统透视,以“变革”这个词汇涵盖千百年来的已经成为历史、并对社会发展起到重大推进作用的军事革命,显然是不妥当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军事革命”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革命,它所包含的社会历史条件对军事变革的推动,以及军事变革对社会结构性变化的影响,实际上是从军事视角展现一个时代的变迁,只有“革命”这种着眼物质变、气势恢弘的词汇才能将其准确反映出来。

那么,究竟什么是军事革命?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视角不同,

看法也就不尽一致,大体包括两类情况。一类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未来学家从广义上界定军事革命。他们从社会学和历史学角度出发,大都偏重从社会变迁的层次去认识军事革命。特别是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从社会大系统的高度去认识军事革命,这对我们理解军事革命的概念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托夫勒指出:“一场完全意义上的军事革命,只可能在新的文明崛起并挑战旧的文明,整个社会发生转变,迫使武装部队从技术和文化到编制、战略、战术、训练、理论和后勤等各个层次同时发生变化时,才有可能发生。而当这种军事革命发生时,整个军事架构与经济体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将发生转变,而全球的军事力量平衡也将打破。”<sup>①</sup>英国史学家迈克尔·罗伯茨也持这种看法,他在研究火药化军事革命时,从具体的战术变革(线式队形)一直引申到近代国家的形成。这类学者对于军事革命的认定基于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军事革命的发生须以社会进步或科技发展为前提。二是军事革命必会导致相应的社会变革。在他们看来,军事革命与社会变革是融为一体的,真正的军事革命在塑造新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的同时,也塑造了新的社会政治结构。

军界的理论家和学者属于另一类情况,他们主要从军事领域自身发展变化的意义上使用军事革命的概念。比如,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比尔·欧文斯认为,军事革命就是力求使用新技术,革新部队作战方式;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的观点是,运用新科技,改变作战概念和军事准则,使作战特性与本质发生彻底变化,即为军事革命;苏联军事百科的表述是,军事革命是指科学技术进步和武装斗争工具的发展,使军队建设和训练以及进行战争和实施战斗的方法发生根本变革。<sup>②</sup> 这些观点总体上是一致的,都认为军事革命即

<sup>①</sup> [美]阿尔文·托夫勒、海蒂·托夫勒:《战争与反战争》,第23页,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sup>②</sup> 参见[美]比尔·欧文斯:《拨开战争的迷雾》,第8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2001年版;[苏]《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1卷,第314页,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军事领域发生全方位变化,从本质上改变了作战方式和战争形态。

综观上述所见,我们认为,军事革命应当包含以下几个要素:第一,导致军事革命的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出现突破性进展,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革,从而在军事领域引发相应的革命性变化。第二,这种变化的性质是现行军事体系的整体质变,内容覆盖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武器装备、作战方式、军队结构、军事制度、军队教育训练以及军事理论,等等。第三,这种变化既可以经由逐步推进的方式,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实现,也可以通过猛烈的剧变方式,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完成。第四,军事革命总是通过阶段性的改革,通过从量变、局部质变到最终达成整体质变这样一个过程而逐步实现的,并由一个国家向多个国家扩展。第五,变化的最终结果,一定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形态,并对社会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显然,军事革命对于人类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据此,我们将“军事革命”的定义作如下概括: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变革引起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发生根本性、系统性的变化,它从个别国家扩展到多个国家,最终在整体上改变人类军事和战争面貌,并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在编撰《世界军事革命史》时,将历史上因社会技术形态、政治形态的重大变化而导致整个军事形态的划时代质变称为“军事革命”,对每次军事革命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局部变化则依据其程度的不同,称之为变化、改革、发展、转型、变革等,以此区分军事革命由低到高、由弱到强的演进过程,清晰地反映历次军事革命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所达到的程度,最终形成一部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有机相联的世界军事革命的历史。此外,对一些约定俗成的术语,如枪炮革命、骑兵革命、管理革命等,考虑到已被学界广泛接受且不致引起歧义,我们在书中亦沿袭使用。



## 二、关于军事革命的研究状况

对军事革命的研究,西方起步比较早。1947年,英国著名军事思想家利德尔·哈特出版《战争革命》一书,针对当时大多数专家认定刚刚面世的原子弹“不过是另一种新武器”的说法,指出原子弹是一种将给军事领域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新型战争手段。不过,该书只是从一个侧面,即战争技术与战争方式的关系上,论及战争的革命性变化,通过评述从中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演变史,论证了战争的暴烈性随作战工具的发展而不断强化,而对于军事革命问题并没有提出更多的见解。

继前述英国史学家迈克尔·罗伯茨于20世纪50年代发表那篇颇具影响的演说之后,对军事革命问题的研究在欧美国家普遍展开。自此,军事革命研究提上日程。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军事革命的研究主要围绕两条轴线展开。

一是史学性研究,主要是史学家围绕火药化军事革命进行的深入探讨。其研究范围从小到步兵战术队形改革、炮兵的兴起、新式防御工事的推广和军装军衔的出现,大到把这场军事革命同当时经济生活、社会结构、近代国家的形成乃至“西方的崛起”联系起来。这种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方式,以及经久不衰的研究热情,决定了西方学者对于火药化军事革命的研究比较成熟且系统,军事革命也由此成为世界历史学科中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人们对历次军事革命展开研究与探讨,确立了大致的研究范围和基本原则。

二是现实问题对策研究,即军界学者对当代核军事革命和信息化军事革命展开的研究。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军界和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核革命这场现代军事革命。由此,军事革命研究从纯史学的论坛上走下来,更加贴近现实斗争的需要,成为各国应对新的国际战略格局和新的作战样式的一种有效途径。当年军方学者通过研究核军事革命,甚至预测到未来战争形态的发展,开启了人们对于信息化